

北虜世為邊患。非不侵不叛
之臣耶。遠姑無論弘正以後。
戰詘議守。詘議貢。詘而
復議戰。竭天下力以奉之。無
寧歲備。左則失右。此款則彼
攻。無他虜情失也。彼之種類



嗜惡。矯辟短長。變態不諳。而我直以無算當之。鮮不憤矣。且夫物有宜適。事有經權。秦龍飢廂。下雁獮猿。鱗介羽毛。尚可。以情索。而智制。虜雜異類。或猶稱人身。是故武靈胡服。以却匈奴。王吉黥面。以入穹廬。得其情也。不得其情。而漢與之角。是執戈以逐馬牛。而使南豹受轡鞅也。是以百為而百不當。嗟夫。先民神聖。邈矣。虜豈神恠鬼魅。難知與。

比歲以來。虜桀領塞垣廩。馬得比小國屬夷。何變之敢圖。而過計者。沒為旦夕之憂。虜固墜心。然嗜惡趨辟之情。猶禽鹿視肉也。彼利吾餌。吾利彼款。要上無失魏莊子。思終之魚。險其走集。精其間諜。時以春秋練吾兵。無不足當匈奴之長技。晚使選儒觀望。阻兵馳蹂。我浸假而為陰山之戰。浸假而為雁門之守。彼情取在握。上終无浸假而

款塞。則我為刀俎。彼困几上。直以鞭笞使之。而不辱軍士。使寇令烏。譬之紀渚子木雞。德全而異。雞無敢應者。反走矣。又何必使邊民父子日苦鋒鏑。僥倖出塞之功。快心狼

望之北。哉。顧虜情一也。得則鴛鴦易馴。即胡朕黥面而六。可奏功。不得則變勾呼吸。即竭天下力奉之。而不足。疆圉之故。此其大較。可觀矣。不穀籌邊之餘。得虜情頗悉。爰取

系俗記之。謬附末議。爲矢帷
幄。非所望焉。語曰。山有木。立
則度之。是在疆場之事。與者
職競者。若曰。虜狐狸豺狼之
與處。大小受爵。狙喜固矣。其
風俗不與華同。茲編也。無乃
爲鬼魅飾。似佳乎。覆瓿之朝。
不穀何辭。

萬曆甲午孟冬之吉

賜進士第榮祿大夫奉

勅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
糧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

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蕭大亨

識

壬戌
謹

蕭

北虜風俗

匹配

夷中嫁娶。惟以兩姓相懽。男女年相若者。遂爾配合。烏睹所謂媒妁哉。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。近亦知具幣帛。以貧富而豐儉其數。其成親則壻往婦家。置酒高會。先祭天地。隨宴諸親友。婦家預置一帳房。豎於所居之側。如貳室然。宴畢。諸親友皆已散去。時將昏矣。婦則乘騎避匿於鄰家。壻亦乘騎追之。獲則挾之同歸。婦家不然。

即追至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。倘追至鄰家。壻以羊酒為謝。鄰家仍贈婦以馬。縱之於外。必欲壻從曠野獲之。其至婦家也。諸婦女擁抱推送入幕中。壻與婦將羊骨互相捧持。然後交拜天地。婦之衷衣。必以馬尾辮維繫之。固。壻以小刀斷之。其始配如此。貧者則隨意資送。同歸壻家矣。歸時婦披長紅衣。戴高帽。婦女前導至幕中。婦持羊尾油三片。對竈三叩頭。即以油入竈焚之。與祭竈無異。次則拜公姑伯叔。禮成各送一

衣。似亦為贄。然亦終避匿不相見。別嫌不親授受。未嘗以蒸報聚麀而廢也。至虜王及諸台吉家。其俗大抵相同。特無婦避壻追之事。然台吉之女成婚之日。若婦不命壻入。壻不敢遽入也。既婚後壻在婦家。必俟產育男女始歸。其歸也。所贈嫁儀若帳房。若馬駝。若衣服。男女奴僕之類。輒以數百計。其酋長之壻。名倘不浪。女名啞不害。此兩家者。世為婚姻。其有夫妻反目。別娶有妾者。婦家廉知之。即竊入其幕。殺其所娶之

妾盡驅其馬駝以歸。若婦不悅夫，則隨其所欲嫁。夫亦認不敢言也。若台吉之妻有不和，則給於所部之夷。如有所出，則給家產，令其與子別居他所。無子，則守夫不命之嫁，不敢嫁也。至父死，妻其後母。兄弟死，盡取其妻妻之。不如此，反相訕笑。故中行說有言：惡種姓之失也。不亦大可揶揄哉。

生育

夷人產育男女，不似我

中國護持。產時即裹以皮，或以氊，越三日方洗。洗畢仍裹之如前。是日椎牛置酒，召親戚鄰里會飲。名曰米喇兀。產母自初產時，即飲食如常，不避風寒。即所產之孩，亦不避風寒。母亦不甚懷抱。兒饑則乳，乳飽則以搖車盛之，置於帳之內。或帳之外。如晁錯所稱風雨罷勞，饑渴不困。中國之人弗與也。蓋自孩提而然哉。產時仍有嫗收生兒，臍帶以箭斷之。無論男女，產畢俱懸紅布，并腰刀於門上，與懸弧結悅相似。

分家

夷人分析家產。大都厚於長子。及幼子。如人有四子。伯與季各得其二。仲與叔各得其一。如女子已聘人而未嫁者。遇父母歿。亦得分其家產以歸。若已嫁之女。不過微有所得耳。至夷人有絕戶者。凡家產俱入所管之台吉。其妻亦給別夷。若有恩男義子。曾報名於台吉。及應差者。即得其家產如故。不然則毫無所得也。

治姦

夷俗以姦為最重。故其處治為最嚴。如酋首之婦有與散夷姦者。庶知之即以弓弦縊死其婦矣。凡姦夫之父子兄弟。止存一人。餘盡置之死。若妻女若帳房諸畜產之類。盡給之各散夷。所謂赤族之禍。不過是也。若散夷中有姦其婦者。唯以姦夫置之死。如姦夫預知而逃避者。則稟其酋長。罰畜產以七九之數。其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。被獲則持其婦以歸。而姦夫之罰亦如之。至於奸其室女者。父母獲之。則痛責其姦夫。

送至夫家俟其死。如夫家置之死則止。不然則罰以九九之數。若貧不足於九九者。則盡以其妻奴足之。若竊其女而逃奔他所者。獲則罰亦如之。且罰其女之父母以七九。若父母有不知情者。必令之誓。然後恕之。至若叔伯兄弟之姦。干係倫理者。反置之不問。間有處置。亦不至於太甚。若稍踈者。亦畧有罰而已。大抵夷俗治姦。嚴於踈而恕於親也。

治盜

夫治盜之法。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。止罰七九。或三九之數耳。今新法一行。且剗其目。斷其手。仍罰一九之數。即盜一馬之尾。法猶截一指也。至畜產走失有收獲者。首首知之。雖二三年外。猶令人執旗徧部落中訪之。自首者則恕。如隱昧不白其事。事發仍剗其目。斷其手。何其慘也。惟外甥盜母舅之物。則置之不問。即姦其舅母。亦無呵責之者。此又何縱也。奴盜主財。既斷一指矣。且罰及得財者。計畜之牝牡而重輕其

罰。大抵得牝者罰六九。得牡者罰三九也。盜戰具。則罰三九。盜田禾。則未收者三九。已收者六九也。盜為途人所獲。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。貴其能獲盜也。彼酷於治盜如是。是或一道乎。

聽訟

夷人雜居沙漠。喜則如馬之交頸相靡。怒則分背相踉。而其處分亦無定律。如兩台吉不和。虜王則令衆台吉理其曲直。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。駝以百計。皆以與衆台吉也。如散夷不和。則

聽台吉處置。其富者先奉以羊酒。然後訴其事。曲直已分。則令曲者為直者奉酒。次日直者亦還敬。遂相懽如故也。如甚曲者。則罰。罰不過牛羊數頭。即坐於曲者名下。以供賞賚之資。其有致人於死者。則殺其人。以抵命。其人已逃。則盡掠其家財。男女而後止。若兩婦相爭。至於傷命。酋長必先詰之曰。汝之致死彼婦。汝意欲謀嫁彼夫耶。其婦誓曰。無。遂以此婦與死婦之夫矣。夷中奴僕多漢人。及別夷之被掠者為之。即其

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。若有智勇藝能之人。間亦有今之管事。儼然亦酋首矣。此而為人所殺。則罪與殺真夷者同科。若奴有殺死真夷者。非惟殺其奴以償命。且併其財產一空。至於奴為夷人所殺。不過罰牛羊幾九。以給其妻耳。無妻者。不過罰數牛羊以給其主耳。若奴僕新來為人所殺。又不過罰羊一隻以給其主耳。何薄奴僕若爾。若曰此奴非我族類。故不甚惜之乎。是以被掠之人。往往南冠而越。嗟殆為此哉。

葬埋

夷病不服藥。其所從來矣。近款

貢以來。每賜之醫藥。冀起其罷聾顛連而安全之。然藥亦多不驗者。何也。蓋諸戎以曠野為性。飲食衣服。不與華同。故張脉憤興。外強中乾。往往夭促其天年。鮮能以壽終者。良有以也。乃其葬埋之禮。則尤可異焉。初虜王與台吉之死也。亦畧有棺木之具。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。俱埋於深僻莽蒼之野。死之日。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。

如秦穆殉葬之意。若有盜及塚中所埋衣甲。及塚外馬肉併一草一木者。獲即置之死。子女盡入為奴。而資財無論矣。即盜散夷之塚者。亦罰九九之數。故每於他所。別立一帳。令人守之。且揚言曰。此某王某台吉之塚也。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。俗無三年之喪。唯於七日內。自妻子至所部諸夷。皆去其姑姑帽頂而已。七日外復如故也。今奉

貢惟謹。信佛甚專。諸俗雖仍其舊。獨葬埋殺傷之慘。頗改易焉。蓋西方之僧。彼號曰喇嘛者。教以火葬之法。凡死者盡以火焚之。拾其餘燼為細末。和以泥。塑為小像。像外以金或銀裹之。置之廟中。近年大興廟宇。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。雖部落中諸夷。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。盡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為喇嘛謝。凡四方來吊者。與所部諸夷來吊者。俱有牛馬賻葬。則俱以謝喇嘛。其所嬖幸之人。雖不盡殺。但自生母以外。仍為子所收。子死。父則探甲持刃向門三砍。仍收

其媿惟此淫俗。固佛教所不能變者。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。亦供奉之而莫敢毀也。夫像教之設。肇於西方。流於北土。化悍厲為仁慈。於王化豈曰小補之哉。

崇佛

夷俗曠悍。不可化誨久矣。比款

貢以來。頗尚佛教。其幕中居恒祀一佛像。飲食必祭。出入必拜。富者每特廟祀之。請僧諷經。捧香瞻拜。無日不然也。所得市銀。皆以鑄佛。鑄浮圖。自

虜王以下至諸夷。見佛。見喇嘛。無不五拜五叩首者。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。且無論男女老幼。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。又有以金銀為小盒。高可二三寸許。藏經其中。佩之左腋下。即坐卧寢食不釋也。曩俺荅在時。往西迎佛。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。達賴每指今松木台吉所居曰。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。後達賴喇嘛卒。不一年。至萬曆十六年。松木之妻孕矣。孕嘗袒腹。中有聲。衆僧曰。此當生佛。比產時。兒果自言曰。

我前達賴喇嘛也。衆僧曰：此真向者達賴復生矣。達賴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。順義王西還。以此數者示兒。兒果曰：此我之馬也。於諸品物中獨取念珠與經曰：此我之故物也。且時時作西方語。惟僧能解之。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應。夷人聞之。於是千里羸糧而走。謁之者日相望於門也。咸號曰小活佛。上其事以

聞。萬曆二十年奉

旨。陞松木之子為朶兒只昌。異其事也。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。而喇嘛之在虜中者。我歲有所賜。以獎異之。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。今順義王之親弟。其子曰虎督度。年可七八齡云。

待賓

夷人應酬禮節。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。其在幕中。賓坐於西北隅。主坐於東北隅。賓之從者。即列於西北之下。主之從者。即列於東北之。以皆跌迦箕踞。不倚不席也。主人待之。仍飲以乳。以茶。以酥油。次則酒肉之類。賓主食畢。即以其餘

者犒從。群然聚食於一幕。而主僕不分也。又有生平不相知識。或貧或饑。不必卑辭哀請。直入其幕而坐之。主人食即以其食剖而分之。以故行人過客。往往望屋而食。雖適千里者。奚必三月聚糧哉。亦有貧夷食寡。恐人之分其食也。輒暮夜傳冷。晨起蓐食。若候至日中。則食雖其寡。亦必均分而無吝矣。孰意狼如狼貪。如羊者。乃能軫猶饑之念。若此乎。

尊師

彼文無詩書。字非六體。烏有所謂師。然就其能書者。名曰榜什。此師也。學書者。名曰捨畢。此弟也。捨畢之從榜什學也。初則持羊酒。行叩首禮。後雖日見。日叩其首。必至書寫已成。然後謝以一白馬。一白衣。或布或段。惟隨貧富製之。無定數也。夷人能書。則隨酋首往來。列於諸夷上。一等。以故夷中最敬榜什。法有侮慢榜什者。罰馬一匹。以給之。往者各部落中。榜什不過數人。近以奉

貢崇佛。榜什頗為殷衆。往者書用板。或以皮。近欸貢來。每給以紙筆之具。但紙以供

表章。至學書者。仍以板。板之制如我水牌。而其甚麓且書甚遲鈍。不能搦管。祇以草管代之。其字形長而直體。雖草而有似于篆。故不可究詰云。

耕獵

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藿食也。又曰不火食也。此在上古或然耳。今觀諸夷耕種。與我塞下不甚相遠。其耕具有牛。有犁。其種子有麥。有穀。有

豆。有黍。此等傳來已久。非始於近日。惟瓜瓠茄芥葱韭之類。則自欸

貢以來。種種俱備。但其耕種。惟藉天不藉人。春種秋歛。廣種薄收。不能胼胝作勞。以倍其入。所謂耕而鹵莽。亦鹵莽報予者。非耶。且也腴田沃壤。千里鬱蒼。厥草惟夭。厥木惟喬。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滌。遯焉不毛也。倘能深耕溉種。其倍入又當何如。彼中松柏連抱。無所用之。我邊氓咸取給焉。則互市之開。其於材木。不可勝用矣。若夫

射獵雖夷人之常業。然亦頗知愛惜生長之道。故春不合圍。夏不群蒐。惟三五為朋。十數為黨。小小襲取。以充饑虛而已。及至秋風初起。塞草盡枯。弓勁馬強。獸肥隼擊。虜酋下令。大會蹕林。千騎雷動。萬馬雲翔。較獵陰山。十旬不返。積獸若丘陵。數衆以均分。此不易之定規也。然亦有首從之別。如一獸之獲。其皮毛蹄角。以頒首射。旌其能也。肉則瓜分。同其利也。其亡矢遺簇。無人竊匿。恐罹重罰。其控弦鳴鏑。悞傷本夷。以致於死者。惟償以一奴。或償一駝。不然。則償馬二匹而已。即陣中亦依此例。俱不入故殺之科也。

食用

夷人雖知火食。然亦粗穢之甚矣。其食肉類皆半熟。以半熟者耐饑。且養人也。肉之汁。即以煮粥。又以烹茶。茶肉味相反。彼亦不忌也。有白為米。有磨為麩。麩和以乳。而不知烹調之法也。酒之名甚多。大抵以乳為之。厚者飲數盃。即酩酊。

矣。盛以皮囊。名曰殼。殼蓋鳴夷滑稽之遺製也。雖肉食。然客至未嘗特牛款之也。雖穀食。然終肉氣勝食氣也。其性耐饑。即食一餽。彈飲水一升。可度二三日也。又耐寒。冬夜卧雪中。縮其手足。即雪厚數尺。不言凍也。食無箸。以手舉之。亦無碗。以木盆盛之。今諸夷已窳。製木碗木杓矣。酋首則以銀為之。其豎帳。房門必巽向。卧亦西首。今受胡僧之約。已南其門矣。但西首而卧。雖草野露宿。終不改易也。散夷仍卧於地。不設床榻。冬氣寒。肅。即犬與羊俱蟠。遶於卧前。人畜不分也。其鼎釜食具。人食畢。即縱犬舐之。腥穢不避也。所謂犬羊之群。豈虛語哉。若其酋首。則近日設有床榻矣。僅高尺餘。氈褥厚數寸。食最喜甘。衣最喜錦。則糖餈錦繡之賞。亦五餌之所不廢者乎。

帽衣

夫被髮左衽。夷俗也。今觀諸夷。皆祝髮而右衽矣。其人自幼至老。髮皆削去。獨存腦後。討許為

一小辮。餘髮稍長即剪之。惟冬月不剪。貴其煖也。莊生所稱窮髮之北。非此類耶。若婦女自初生時業已留髮。長則為小辮十數。披於前後左右。必待嫁時。見公姑。方分為二辮。末則結為二椎。垂於兩耳。耳亦穿小孔。貫以金鐺銀環。亦以朱粉為飾。但施朱則太赤。施粉則太白。不似我中國之適均也。其帽如我大帽。而製特小。僅可以覆額。又其小者。止可以覆頂。俱以索繫之項下。其帽之簷甚窄。帽之頂。贅以朱英。帽之前。贅以銀佛。製以氈。或以皮。或以麥草為辮。透而成之。如南方農人之麥笠然。此男女所同冠者。凡衣無論貴賤。皆窄其袖。袖束於手。不能容一指。其拳恒在外。甚寒則縮其手而伸其袖。袖之製促為細摺。摺皆成對而不亂。膝以下可尺許。則為小辮。積以虎豹水獺貂鼠海獺諸皮為緣。緣以虎豹。不粘草也。緣以水獺。不漸露也。緣以貂鼠海獺。為美觀也。衣以皮為之。近奉

貢惟謹。我恒

賜之金段文綺。故其部夷亦或有衣錦服繡者。其首
首愈以為榮也。又別有一製圍於肩背。名曰賈
哈。銳其兩隅。其式如箕。左右垂於兩肩。必以錦
貂為之。其衷衣甚窄。以繩准其腰而服之。不以
帶束也。女不為弓鞋。與男俱靴。靴之底甚薄。便
於騎乘也。雖甚富。不以二衣更代。自新製時。輒
服之。至於弊弊。亦不補也。雖極佳麗。不一二日
則垢。垢亦不浣也。非惟衣垢不浣。即其夫終日
垢其面。經年垢其體。故其腥膻不可聞。殆積垢
所致哉。人言虜多受制於婦。非其婦性獨悍。夫
亦有所挾耳。凡衣服冠履。一切巨細之事。皆出
其手。夫自持弓射獵外。一無所事事也。平則司
牝鷄之晨。怒則肆獅子之吼。功多而驕。勞多則
放。勢固然也。

敬上

夷狄所設法令。或苛急而過猛。或懈弛而太寬。
雖失競練剛柔之中。乃其敬共上命。亦有可紀
者。凡命下之日。有抗違不奉行者。輒罰千馬百

駝。雖台吉在所不赦也。允所過地方俱有應付馬匹。如我驛過。若奉差人員至有抗違不應付者。輒罰牛羊五頭。酋首之門。今已南向。若王子及台吉入。俱必由門之西。其散夷由門之東。有由中直入者。輒褫去其衣。且罰其乘來之馬。若婦之入見翁姑。亦必由門之東。見則叩首。退則仍面其上。逆行以出。至門外。始轉身順行。不然。懼背尊不敬也。諸夷之來謁見也。馬必遠繫他所。繫近幕下者。亦罰其乘來之馬。至若毀罵酋首。凡聽聞者。人人皆得殺之。如逃不能獲。則盡其牛羊馬駝而沒之矣。近奉佛教。或有疾病。輒召僧諷經祈禱。台吉為虜王禱。諸夷為台吉禱。其敬上勤懇如此。

禁忌

夷人原不知機祥之說。其所最忌者無過於痘瘡。凡患痘瘡。無論父母兄弟妻子。俱一切避匿。不相見。調護則付之漢人。如無漢人。則以食物付之他所。令患痘者自取之也。至若夫妻之患

痘也。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。不聞雷聲即終年避匿。如路人然。其地寒。患痘者少。視內地若火宅不肯久留。慮患痘也。近奉佛教。禁忌猶甚。凡事皆守僧之戒。毫不敢違。一舉動僧曰不吉。則戶限不敢越也。一接見僧曰不吉。則人罕覩其面也。其俗無曆以明時。惟記月之十二圓缺為歲。記日之三十出沒為月。然每月必以初一初十十五為上吉也。是日也。出行皆利。刑罰盡弛。其餘若上元中秋端午重九除夕元旦之節。盡

懵然不知。慶賀不舉矣。俗有卜筮。不與我同。有持羊膊骨火灼之以驗吉凶者。有以上弦之弓用兩指平舉之。口念一呪。俟弓微動而知吉凶者。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向內為吉。向外為不祥者。又有以所食之物藏於懷。納於靴。取以與人。人以為吉。若頂於首。盛以袖。人即忌而不食者。又有天陰雷鳴震死頭畜為大不祥。則以酒食禳之。立二竿為門。驅群畜從中走者則吉。留之稍旁出。則凶。令眾捨之去者。虜雖蠢然而亦

知禁忌如此。

牧養

夷人畜產。惟牛羊犬馬駱駝而已。其愛惜之勤。視南人之愛惜田禾尤甚。其愛惜良馬。視愛惜他畜尤甚。見一良馬。即不吝三四馬易之。得之則旦視而暮撫。剪拂珍重。更無以加。出入不以騎。惟蓄其力。以為射獵戰陣所需而已。凡馬至秋高則甚肥。此而急馳驟之。不三舍而馬斃矣。以其臆未實也。於是擇其尤良者。加以控馬之

方。每日步馬二三十里。俟其微汗。則繫其前足。不令之跳踴躑躅也。促其銜轡。不令之飲水齧草也。每日午後控之。至晚。或晚控之。至黎明始散之。牧場中。至次日又復如是。控之至三五日。或八九日。則馬之脂膏。皆凝聚於脊。其腹小而堅。其臀大而實。向之青草虛臆。至此皆堅實。凝聚。即盡力奔走而氣不喘。即經陣七八日。不足水草而力不竭。我

中國不知控馬之。不。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。則馬之

死者十而九矣。故馬不在肥。在肥而實。相馬以肥。則騏驥不御。有以也。且其人平日間緩步以馬。急馳以馬。射獵以馬。故周旋熟而整控精。我中國人能如是乎。即有從馬上弄弓矢者。亦月不數次。此所以人馬不相得。而馳驟不如意。與乘異產無異也。虜酒多取馬乳為之。故馬之乳。人與駒而分食。彼且曰。我分其乳。則駒食乳少。故冬月耐寒。不分其乳。則駒食乳多。至冬月不耐寒。此亦曲為之說耳。若駒以全乳食之。我想其騰

驥更數倍也。大抵馬之駒。牛之犢。羊之羔。每一年一產。產於春月者為佳。羊有一年再產者。然秋羔多有倒損之患。故牧羊者每於春夏時以羶片裹羝羊之腹。防其與牝羊交接也。馬乳初取者太甘不可食。越二三日。則太酸不可食。惟取之以造酒。其酒與我燒酒無異。始以乳燒之。次以酒燒之。如此至三四次。則酒味最厚。非奉上敬賓。不輕飲也。牛羊之乳。凡為酥。為酪。為餅。皆取給焉。取牛乳。則俟犢能齧草。遂隔別之日。

取其乳。至夜始令母子相聚也。取羊乳亦俟羔能齧草。驅至他所。將牝羊每兩隻。其頭相對束縛之。使不動。人從羊尾後取之。取畢始解其束縛。令母子相聚也。其取羊毛。則歲取二次。或一次。積其毛若干。則令鄰家之婦聚而為氊。彼此交作。不數日而氊畢成。駱駝則二年一產。力能任重。每藉以負載行裝。故虜貴駝也。犬不甚大。而其性更靈。收則藉以守。獵則藉以逐。有獸被矢而走者。犬追之不獲不止。其發縱指示。動如

人意。故虜貴犬也。虜以牧養為生。諸畜皆其所甚重。然有窮夷來投。或別夷來降。此部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。至於孳生已廣。其人已富。則還其所給。似亦知恤貧也。他若鷄。豚。鶩。鴨。皆其所無。惟板升諸夷稍有之。野產之物。若黃羊。盤羊。野豬。野牛。野馬。野駝。野鹿之類。皆不可馴致。惟大獵時則能獲之。皆在極東。極西。極北。三處最為繁盛。宣大邊外之地。所產不多。蓋彼三處地廣人稀。食之者寡。而宣大以外。恒聚數十萬虜

於此。此正江河不能實漏卮。所產安能供所食
哉。故虜以潼酪謀其旦夕也。

習尚

夷性椎魯木彊。自服食器用之外。不貴異物。賤
用物。固其習俗然也。乃今尤趨華靡。其酋長
類佚樂。無所事事。惟耽于壺觴。溺于妖冶。拍胡
笳以誼雜。合絲肉而哢。荒淫沉湎。更復何營。
其婦女雖不甚佳麗。然最務藻飾。間亦工於刺
綉。故胭脂針線。所最好也。但其長乳垂至腹下。

時當拮据。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。此豈生成亦
從馬上得之耳。其俗不競富貴。不戚貧賤。雖家
無升斗。處之晏如。最敬者篤實不欺。最喜者膽
力出衆。其最重者然諾。其最憚者盟誓。偽則不
誓。一誓死不渝也。最好弓。弓有經十餘年不壞
者。最好刀。刀之制與我無異。然惟尚犀利。不尚
光明也。最好盔甲。制極精堅。即無戰陣。猶時時
拂拭也。又最好犬馬。犬馬之良者。愛之甚於愛
人。往時不畏鬼神。近甚敬佛。嘗特建廟宇。乞買

丹青。為莊嚴之故也。其衣服鞍轡。惟婦女為最華。若其丈夫。雖弊衣垢面。往來親友家。不顧也。其人之體貌。不甚魁梧。面亦有皙白可愛者。但其首微扁而短。其肩橫闊。其睛白者多而黑者微黃。其鬚黃而赤。其言語多喉舌音而不清輕。其歌唱亦多喉唇音而不響亮。近雖貴金紫之飾。悅錦繡之文。甘茶糖之味。若夫珍禽奇獸。翡翠明璫。可以快耳目。周彝商鼎。虞絃孔碑。可以供清玩。彼不知尚也。雖非渾渾噩噩之民。猶有狃狃秦秦之俗。此上聖所不能懷者。今何幸就我戎索哉。

教戰

世人聞匈奴之長技三。咸曰此誠不可當。不知彼非有他謬巧。亦習慣若自然乎。史載匈奴兒十五。即騎羊射鼠。李翰林詩亦云。胡兒十歲能騎馬。豈虛語哉。今觀胡兒五六歲時。即教之乘馬。其鞍以木為之。前後左右。皆高五六寸。置兒於中。雖馬逸亦無傾跳之患也。稍長則教之蟠

鞍超乘。彎弧鳴鏑。又教之上馬。則追狐逐兔。下馬則控拳。擘張少而習焉。長而精焉。不見異物而遷焉。無非比勇角力之事也。又稍長則以射獵為業。晨而出。晚而歸。所獲禽獸。夫既食其肉。而寢處其皮矣。且射騎於此。益精也。及至勇力出衆。衆甚重之。雖虜王台吉。恒解衣衣之。推食食之。即勇力者。或紿其臂而奪之。食虜王台吉亦懽然。不以為怪也。其馬每至秋高。則肥。肥則不堪道遠。彼有控馬之方。故馬不虛肥。其臆皆

實。即日行數百里。經陣七八日。馬猶如故也。弓以桑榆為幹。角取諸野牛。黃羊膠。以鹿皮為之。體制長而弱。非若六鈞三石之強也。矢以柳木為之。麤而大。鏃以鐵為之。有濶二寸。或三四寸者。有似釘者。有似鑿者。然陣中人不數矢。矢不虛發也。弦以皮條為之。麤而耐久也。其月弱。其矢強。彀之極滿。至三二十步。發之。輒洞甲貫胸。百不一失。但不能射於五十步之外。甲冑以鐵為之。或明或暗。制與

中國同。最為堅固。矢不能入。徒躍如也。說者謂虜無鐵。有鐵皆自互市中所闌出者。不知未市之先。歲所擄掠者。不知其幾。庚戌之犯。其鐵馬金戈。明光曜日。夫豈裸體來哉。特彼中少鐵。故貴鐵。貴鐵。故精於鐵。非若我之多而濫惡也。矢則人。人能為之。惟弓有弓人。函有函人。弓人函人。皆我中行說為之也。陣中有鈎鎗。柄長五六尺。鎗刃長數寸。刃後有鈎。可以刺。可以挽。也有鈎杆。可緣以登城也。有弩。專以射牲。戰則不用也。無金鼓。惟有膚栗。以木為之。制如我銅號頭。而甚長。吹之以合衆。其聲聞更遠也。無旌旗。惟虜王及台吉。則有坐纛。與師振旅。皆知祭纛。出行無導。後服飾無等級。行如鴈。行人亦莫知誰為王。誰為台吉也。夫自幼至長。惟力是恃。自上至下。惟力是愛。此所以從古為中國患乎。

戰陣

夫虜之犯順也。其小入零竊。則無如我何。獨糾衆大舉。則往往得志去。嘗聞虜之大舉也。不締

盟與國。則藉援婚姻。合群虜而部署之。輒逾數月。始則虜王令人持三尺之挺。晝夜兼程。諭諸部約。以其月某日集於幕中。敢有愆期者。必罹重罰。至期。諸部果畢至。至則進逐左右。不令與聞。獨召各酋長入幕。議所掠事。議畢。仍令散歸。各部備弓矢甲冑。及牲畜若干。以充軍需。至某日會於其所。敢有愆期不畢會者。仍罹重罰。至期。諸部又畢至。虜所重者坐燾也。其虜王之燻列之於中。諸酋之燻則橫列如鴈行。大會群夷

於燻下。是日殺牲致祭。俱南面叩首。祈神之佑。祭畢。大享群夷。誓師啓行。先議所犯之處。猶不令衆知也。如欲犯東。且西行三舍。或五舍。至塞垣下。乃翻然東向曰。惟予馬首是瞻。遂疾驅將入塞。則先營老弱。以守軍需。令輕騎數百。或數千。持鋤荷鑿。潰垣而入。比精銳者。或伏於塞內。令數十騎且前且却。以誘我。我烽堠始舉。狼煙以傳。寇至。我師躬擐甲冑。介馬而馳。而所伏之精銳固以逸待我。我不知也。遂入其伏而敗師。

者有之矣。或深入我內地三四百里。如迅雷。或散掠我墩堡。遽反大巢。如脫兔。望之則彌山徧野。敵之則左訕右支。徃徃以應接不暇。顧此失彼。而敗者有之矣。或合衆虜。頓之堅城之下。首首親臨陣中。四面攻圍。各有分地。令勇悍不別。生死者。以鈎緣城。次則持刀繼之。旁皆引滿。鎗上向。以衛緣城者。我師從城上以礮石擊緣城者。而引滿者。輒一發。若射隼於高墉中。則我師不無少劬。而城下之虜。感粟齊鳴。呼聲動地。遂

蟻附肉薄而登。而城陷矣。此皆將帥寡籌。偵探不的之過也。倘有明哨以探虜情。而預知所議之事。有暗哨以探虜形。而預知所犯之鄉。則委利垂餌。可以邀其情。堅壁清野。可以老其師。輕騎出塞。擣其老弱。可以使虜內顧。而速其旋。由此觀之。安邊境。立功名。是在良將。不可不擇也。及虜既歸。仍以纛豎之。如前將所獲一人。生束之。斬於纛下。然後會衆論功。群夷上所鹵獲於群酋。而莫之敢匿。群酋上所鹵獲於虜王。而莫

之敢匿。虜王得若干。餘以頒群酋。群酋得若干。餘以頒群夷。功輕者。陞為把都兒。打兒漢。功重者。陞為威靜。打兒漢。再重者。陞為骨印。打兒漢。最為首功。則陞至威。打兒漢而止。凡兩陣相對。我營為方陣。四面外向。以應敵。虜亦以陣當我。度其勢均。猶萬馬齊驅。直蹂我陣。稍弱。則旁擊。分掠。隨所欲往矣。其陣中有持鈎鎗者。前可刺。而却可挽也。右則發弓以待。左則握刃以湏。每三人為隊長。長短相雜也。虜不能下馬地鬪。故一人恒備三馬。五馬。多則八九馬者。倘有一人折馬。衆必以餘馬載之。不然。酋首必重其罰也。有被創者。危在呼吸間。衆必捐軀以援之。援一。台吉。台吉則敬如父母。歸則盡以所愛衣甲良馬與之矣。援一散夷。散夷亦敬如父母。歸則盡分以資財。且世世德其人。而不忍忘矣。然此援人者。惟欲稱雄虜中。為名高。不為厚利也。論者咸曰。虜猛甚。不可當也。不知虜豈虎而翼。飛而食人哉。蓋酋長之於群夷也。獲則同其利。群夷之

於黨伍也。危則同其害。利害相同。千人一志。奚
俟三令五申。然後蹈白刃。赴湯火哉。今我
中國法令。敢私鹵獲一介乎。被危者肯越伍相援乎。
即勇而直前。首級不及格。肯論功乎。局將若轉
下駒。視卒如秦越人。其數不勝也。倘有豪傑之
士。破其町畦。解此拘孿。棄我所短。習虜所長。而
曰陰山不可掃。賀蘭不可登。吾不信也。

貢市

元自崇禮侯後。潛居應昌。不再傳。被弑者五。維
時瓦剌稱強。小王子之勢又浸盛。元之苗裔不
不絕如綫。今順義王固小王子之苗裔也。乃小
王子及瓦剌。未知其為元苗裔否也。小王子之
子曰反顏罕者。生子十一人。吉囊俺荅老把都
其第三子之子也。視他子最為雄悍。所傳嗣視
他子特為繁衍。吉囊居當河西。地最饒。佚樂。所
鹵忻代女樂。日夜縱淫。病髓竭死。俺荅老把都
居當上谷。地最瘠。計畫無所之。遂標竊為寇。其
子辛克都隆偏臂。善用兵。以故父子數數寇邊。

無已。我逆黨趙全等又從而傳其翼鋒甚銳。歲殺邊氓無算。亡何而那吉叩關降。那吉者。俺荅之孽孫也。俺荅有所私寵。而那吉忿故來降。俺荅怒。欲以兵索之。先

督撫使人謂之曰。兵來則那吉不生還矣。執趙全等以贖乎。俺荅首肯之。因就幕中議事。遂擒八逆以獻。

督撫上其事以

聞。因許通

貢互市不絕

賜金印封俺荅為順義王。其餘封爵各有等。今順義王傳三世矣。歲

貢馬若干。市馬若干。

欽賞若干。咸有定額。不載。吉囊貢市不隸宣大。不載。宣大所市。凡五區。宣府之張家口。則青把都所部。市焉。大同之守口堡。得勝堡。新平堡。山西之水泉營。則順義王所部。市焉。論者謂互市如養癰。然不市則戰。劔則有死亡之慘。而資財無足

論即戰勝則有犒賚之費而物故未必無絕互
市以博犒賚矜犒賚而忘物故視今塞下耕耘
樂業畚插成工為孰得哉然款不可恃乘款而
修金湯乘款而致堅利乘款而實元氣是許款
之初意也我有戰之具我操款之權則款可也
戰可也是制虜之微意也稽之邊防未有不能
戰而能款者揆之虜情未有不喜款而喜戰者
顧款有款之時戰有戰之會審時投會乃得之
矣因紀虜俗遂贅及焉